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基地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部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以色列新一代 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

◎ 周 承 著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民族认同及其影响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族群认同及其影响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社会认同及其影响
- ◎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对以俄关系的影响

时 事 出 版 社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 形成及影响

周 承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周承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232-377-3

I. ①以… II. ①周… III. ①移民—研究—以色列
IV. ①D738. 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629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6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苏联犹太人，一个被同化的和几乎被遗失在铁幕之后的部族，挣脱暴政，返回先辈们的祖国，迅速地成为现代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坦·夏兰斯基

已经不是俄罗斯人，但还不是以色列人。

——一位俄裔犹太移民

如果说以色列有一个“小俄罗斯”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这个“小俄罗斯”还在不断地壮大、完善。

——埃利泽·费尔德曼

新来者颠覆了以色列微妙的人口比例和政治平衡。一个坚实的政治力量，还没有哪个移民团体权利上升得如此迅速。他们正在重新塑造国家，使它更少宗教性。

——唐娜·罗森塔尔

以色列怀着巨大的自豪感迎来独立 60 周年，但对国家的未来和巴以和平的前景充满忧虑。从大屠杀废墟中站起来 60 年后，这个犹太国家仍然被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源于国内的民族认同危机困扰。

——美联社评论家

纳坦·夏兰斯基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他代表着上百万俄裔犹太移民。“俄罗斯侨民”（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而且以色列人也这样称呼他们）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他们非常思念俄罗斯，并深信这种思乡之情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序 言

读了周承博士的这本专著，我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个我长期以来十分感兴趣而又没有精力去做的题目。以往，国内已有若干著述涉及这个题目，我的学生也曾就这个题目写过论文。周承的专著超过了以往这些著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可喜可贺的。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广博和综合。全书论述的主题是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问题，但是还涉及犹太宗教文化和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俄罗斯历史文化、苏联政治和民族问题、以色列内政外交、中东冲突与中东和平进程等方方面面。作者本来是学俄语的，但在写作本书期间刻苦攻读，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上述各个方面，收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浩如烟海的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围绕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这一主题进行综合梳理和分析，终于完成了本专著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从中也体现出了他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创新和独到。虽然以前有些著述涉及以色列的俄裔犹太移民问题，但本书首次对该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实属开拓之举。特别是研究这个题目还要遇到不少敏感问题，如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锡安主义如何评价、反犹与反以的异同等等，有些一度在国内还属于“禁



区”，没有勇于创新的精神是难以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有所突破、有所成就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提出了“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这一概念，并对其做了明确的界定；将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生存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已经“影响和制约着以色列政府的中东政策”；称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建立特殊‘亲缘关系’的桥梁”等等。这些观点均是在充分掌握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具有创新意义。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深入和精细。作者掌握了大量中、俄、英等语种资料，采用历史分析法、资料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地缘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显示出深入研究和精细考察的功力。如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社会认同四个层面切入，对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进行深入分析，其中既有分别的考察，又有比较研究，还有整合与概括，使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深度。从本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来看，作者不仅使用了已出版的中外文著述，而且还收集到了不少未出版的资料，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反映出作者做学问的认真和细致。

总之，本书在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俄罗斯研究、中东研究，乃至更宽广的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历史研究、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们观察当今以色列内政外交和中东形势的发展，以及考察涉及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许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潘光

2010年8月10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29)
第一节 俄罗斯犹太人的形成和境遇	(29)
第二节 移民巴勒斯坦的起步和发展	(49)
第三节 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73)
第二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民族认同及其影响 ...	(96)
第一节 在压抑和同化中的文化抗争	(96)
第二节 犹太教对民族信念的支撑	(109)
第三节 封闭排异的民族主义情感	(114)
第三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国家认同及其 影响	(128)
第一节 在历史和地理中的文化自觉	(128)
第二节 认同迁移与双重认同	(132)
第三节 保卫国家生存资源	(147)

第四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族群认同及其影响	(160)
第一节 在排异和聚合中的文化传承	(160)
第二节 “俄罗斯街”与移民社团	(176)
第三节 反对拆除定居点	(186)
第五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社会认同及其影响 ...	(200)
第一节 在适应和发展中的文化融合	(200)
第二节 推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211)
第三节 获取政治话语权	(217)
第六章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对以俄关系的影响	(246)
第一节 以苏关系与犹太移民浪潮	(246)
第二节 以俄关系的桥梁	(253)
第三节 今日俄罗斯的反犹主义	(262)
第四节 “俄罗斯情结”与移民“回流”	(274)
结语	(283)
参考书目	(297)
附录 1 1948—2001 年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数据统计参考	(333)
附录 2 译名表	(336)
后记	(353)

导 论

—

纵观二战后中东问题的历史脉络，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的以巴冲突日趋复杂。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对中东局势的发展一直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希望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破解中东难题的独门方法。

冷战结束前夕，在国际社会和以阿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中东和平进程开始起步。1991年10月，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坐到一起试图解决长达40多年的冲突。马德里和会在联合国242号、338号决议基础上，构筑了中东和谈的基本框架，确定以阿双方按照“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进行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最终实现中东和平。同年11月，以色列分别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等阿拉伯邻国在马德里进行首轮直接谈判。1992年1月，中东和会多边会谈在莫斯科举行，就军控与安全、水资源利用、难民安置、经济合作、环境保护分成5个相应的小组进行讨论，协商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举行多边谈判。作为以阿双边会谈的核心，以巴双方多次举行了会谈。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赴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会谈。以巴双方进行了14轮谈判，终于



取得重大的历史性突破。9月9日和10日，拉宾和阿拉法特互致函件，宣布双方相互承认。9月13日，以巴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即《巴勒斯坦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明确巴勒斯坦人先行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最终地位的谈判在1999年5月4日前解决。

1994年5月4日，根据以巴双方签署的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巴勒斯坦开始自治。1995年9月以巴双方签署了《塔巴协议》，以色列军队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由巴方自治。1996年5月4日，以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进行了首轮会谈。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谈判也取得积极成效。1994年10月，以色列和约旦发表了结束双方战争状态的《华盛顿宣言》并签署了《以约和平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围绕戈兰高地的谈判也时断时续。经过各方努力，以《奥斯陆协议》和《以约和平条约》为标志，中东和平进程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然而，自199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后，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长期难以走出困境。1996年3月初，以叙和谈中止。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一改“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提出“以安全换和平”政策，以巴最终地位谈判搁浅，《奥斯陆协议》事实上遭到无限期搁置。中东和会多边会谈也于1996年中断。尽管以巴先后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和《怀伊协议》，但终因以方的刻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1999年5月，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为落实《怀伊协议》，以巴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于1999年9月13日开始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但由于以色列政府行动迟缓，协议条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受以巴关系持续恶化的影响，以色列同周边国家的和谈相继停滞。1999年12月，以叙和谈曾一度恢复，但由于双方在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范围、撤军与实现和平的先后次序上分歧过大，和谈于2000年1月再次中止。受以叙和谈破裂、黎叙特殊关系的影响，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谈判也举步维艰。虽然以方军队在2000年单方面撤出黎南部，但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之间战事频仍，以黎关系难以实现正常化。

国际社会曾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调和以巴冲突。2000年2月，在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共同倡议下，中东问题多边会谈部长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同年7月,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以、巴、美三方在美国戴维营举行首脑会议,但会谈没能取得积极进展。9月28日,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以巴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0月,为结束以巴流血冲突,中东问题多边首脑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议在安全安排、恢复和平进程,以及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以巴暴力冲突的起因等方面达成了协议,但协议大部分内容并未得到执行。此后,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但中东问题多边会谈一直未能举行。

为了重启中东和平进程,由美国、欧盟、俄罗斯联邦和联合国四方联合制定的“路线图”计划于2003年4月30日正式公布。此后,以巴高层曾多次举行会晤,但由于双方民众冲突不断,以及在边界划定、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核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相去甚远、分歧严重,以巴和谈屡陷僵局,中东和平进程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中东和谈中,以色列始终固执地坚持强硬的态度。以方不顾联合国多项决议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呼吁,多次声称决不改变耶路撒冷是其“完整和统一的首都”的法定地位,^① 拒绝撤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攫取的阿

① 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地区中部,面积176平方公里,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耶路撒冷为国际化城市,由联合国管理。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耶路撒冷被以阿双方的停火线由北向南切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巴勒斯坦人居多数的东区被约旦(当时叫外约旦)占领,犹太人为主体的西区被以色列占领。1950年,以色列宣布其占领的西区耶路撒冷为首都。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强行占领了东耶路撒冷。1980年7月29日,以色列议会颁布关于耶路撒冷的“基本法”,宣布完整和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以色列单方面的举动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巴勒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宣称耶路撒冷是巴方领土的一部分,以方必须全部放弃。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国,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首都。1995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50/22A决议,宣布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是非法的。决议说,“以色列做出的在圣城耶路撒冷行使本国的法律、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决定是非法的,因此也是无效的。”决议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把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国家。

拉伯土地,不肯放弃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及其拥有的淡水资源,坚决反对400万左右^①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乡。虽然以方在与巴方签署《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执行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后,逐步退出了约旦河西岸约40%的领土,但与巴方提出的以方应退出90%的领土的要求相差太多。即便是在以巴双方都承诺执行的“路线图”计划上,以色列政府也仍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启动了“单边撤离计划”,开始修建隔离墙,试图单方面确定以巴边界走向,从而推行“以隔离换和平”的政策。可见,以色列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客观上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和地区局势的改善。

众所周知,中东问题的起因和发展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和大国因素,但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长期占据着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土地的以色列。众多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认为,中东和平进程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主要是由于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的结果。以色列的强硬立场能否转变,是重新启动和平进程的关键之所在。^②问题是,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为何如此强硬?笔者认为,研究中东和平进程的曲折历程,探索中东前景的各种可能,必须深

①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历次中东战争和以巴冲突的产物。从第一代巴勒斯坦难民出现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历经3代人。目前全球大约有2600万难民,而巴勒斯坦难民是其中最大的难民群。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数量的统计有多种数据。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1996年统计,巴勒斯坦难民约为470万人。联合国有关部门2005年统计,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440万。联合国高级难民署2007年统计,巴勒斯坦难民约有350万。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专题网站《焦点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则认为巴勒斯坦难民约为390万。不少中东问题研究者和观察家认为巴勒斯坦难民在400万左右。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外,巴勒斯坦难民主要分布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根据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第194号决议,巴勒斯坦难民具有回归权。但难民能否回归、回归多少将涉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中东相关国家的民族构成、人口比重和社会安全等重大利益。因此,在以巴和谈中,以方坚持巴勒斯坦难民就地安置,反对其回归原居地区。

② 王京烈.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第306页。

人研究以色列本身。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主体民族——犹太人^①绝大多数是在建国后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迁居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② 据 2007 年 4 月的统计资料，以色列犹太人数量为 572 万人，约占总人口 715 万人的 80%。^③ 由于原住国和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群体。凝聚各移民群体对现代犹太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认同，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消除邻国和异族的威胁。它关系到现代犹太国家的立足之本和现代犹太民族的生存之本，但却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美联社评论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怀着巨大的自豪感迎来独立 60 周年，但对国家的未来和巴以和平的前景充满忧虑。从大屠杀废墟中站起来 60 年后，这个犹太国家仍然被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源于国内的民族认同危机困扰。”^④

作为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的内政外交政策必须维护国内各犹太移民群体的利益，以此加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换言之，各移民群体的利益诉求乃是影响以色列内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并对以色列国内局势和对外关系的走向构成了实质性的制约。以色列政府在中东和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硬立场，与其面临的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各犹太移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显然是以色列中东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研究以色列各移民群体，特别是主要移民群体及其对以色

① 本书所用“犹太人”泛指历史上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太人。

② 唐裕生．以色列及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意识．载：杨源城，朱克柔：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 192 页。

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07 年 4 月 18 日资料，2007 年以色列共有 715 万人口（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其中犹太人为 572 万，占 80%（约占全世界 1300 万犹太人的 44%），阿拉伯人为 143 万，占 20%，另有少量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详见：以色列国家概况 [EB/OL]．[2007-04-18]．<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ybfs/gjlb/1449/1449x0/default.htm>．

④ 陈克勤，等．以色列 60 年过得不容易 [N]．环球时报，2008-05-09。

列中东政策的影响,无疑是探究以巴冲突根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着眼点。

以色列最庞大的移民群体来自前苏联地区,包括俄罗斯联邦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犹太人。从建国至今,以色列先后接纳了112万名来自该地区的移民。其中,有近16万人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从苏联迁移而来,有高达近92万人是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初以来从俄罗斯联邦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迁入的移民。^①在高峰时期,移民总人数最高曾接近120万。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们逐步融入以色列社会,与现代犹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另有一部分人移居北美、西欧各国,或返回俄罗斯联邦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虽然21世纪初期仍有不少前苏联地区的犹太人进入或离开以色列,但移民总体数量约在百万上下浮动。据2005年初的统计资料,目前留居在以色列的人数约为95万人,^②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3.5%,成为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按照传统的犹太人支系分类,上述犹太移民中的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③。

① Репатриация в Израиль из СССР/СНГ 1948—2001 [EB/OL]. <http://62.0.35.69/il4u/alia/statistics.htm>.

② Израиль, Страны мира [EB/OL]. http://www.krugosvet.ru/enc/strany_mira/IZRAIL.html.

③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指莱茵河流域的犹太人,后包括德国、法国北部、北欧、波兰、立陶宛和俄国等地的犹太人,占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80%以上(详见:周燮藩.犹太教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第9页)。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俄罗斯犹太人中最主要的群体,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公元12世纪,西欧各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排犹浪潮迁居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帝国;2. 公元18世纪,俄罗斯帝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致使约120万的波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被迫成为其臣民;3. 公元18—19世纪,俄罗斯帝国吞并波罗的海部分地区,接受了大量立陶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广泛使用意第绪语,保持着一定的犹太特性,但由于他们大都以城市为居住地,其接触俄罗斯文化、融入俄罗斯社会的程度相对较高。

还有部分属于东方犹太人^①，包括山地犹太人、布哈拉犹太人和格鲁吉亚犹太人^②。虽然这些不同支系的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律法传统、生活习俗、所

① 东方犹太人是犹太人的一支，是流散在北非和中东而其祖辈未曾居留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的通称，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拉迪犹太人并称三大系犹太人，具有独特的宗教礼仪。在阿拉伯国家操阿拉伯语，在伊朗、阿富汗等地操波斯语，在库尔德地区操从古阿拉米语演变而来的一种语言，在高加索地区操塔特语，在中亚地区操塔吉克语。部分东方犹太人曾流入南亚和中国等地（详见：周燮藩．犹太教小词典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第9—10页）。前苏联境内的山地犹太人、布哈拉犹太人、格鲁吉亚犹太人等都属于东方犹太人的分支。

② 山地犹太人是指居住在高加索地区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失踪的犹太部落后裔，是俄罗斯犹太人中寄居时间最长的群体之一，其犹太特性的保存程度较高。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后，部分滞留现伊朗境内的犹太人迁徙到东高加索地区并沿山而居，被称为“山地犹太人”。后随哈扎尔汗国的建立扩展到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帝国吞并高加索地区后，大部分山地犹太人成为其境内犹太人群体的组成部分。其语言以伊朗西南部方言塔特语为主，主要聚居区为阿塞拜疆、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据1989年统计，当时苏联境内的山地犹太人约为185000人，其中阿塞拜疆境内有55000人，达吉斯坦境内有36000人。以色列国内有部分山地犹太移民。详见：Горские евреи,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EB/OL] . <http://hronos.km.ru>; Горские евреи [EB/OL] . <http://gorskie.ru>.

布哈拉犹太人是指居住在中亚地区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失踪的犹太部落后裔，是俄罗斯犹太人中寄居时间最长的群体之一，其犹太特性的保存程度较高。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后，部分滞留在现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经现伊朗和高加索地区辗转到中亚地区，因其主要寄居地布哈拉而得名为“布哈拉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吞并部分中亚国家后，部分布哈拉犹太人成为其境内犹太人群体的组成部分。语言以塔吉克语为主，主要聚居区为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据1989年统计，以上各国的布哈拉犹太人分别为28369人、4879人、1407人、795人。以色列国内有部分布哈拉犹太移民。详见：Евреи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е,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EB/OL] . <http://hronos.km.ru>; История Бухарских евреев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EB/OL] . <http://www.bukharianjews.com>.

格鲁吉亚犹太人是指居住在格鲁吉亚地区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失踪的犹太部落后裔，

操母语不尽相同，但因在前苏联长期受到同化和融合，他们已具有共同的俄罗斯文化特征。这一群体在移民以色列后，对现代犹太国家的影响也更多地表现出群体性的俄罗斯化倾向。而传统的犹太人支系分类则难以展示他们共有的“居住在同一原住国（苏联或俄罗斯联邦）、使用同一种交际语言（俄语）”的文化背景。其他诸如“移民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操俄语的犹太人”、“俄籍犹太人”等称谓，也只能分别体现这些移民在国籍、地域、语言、历史时段方面的单一特性，不足以涵盖他们的族群共性。

通过考察历史并结合各种相关称谓，笔者提出“俄裔犹太移民”这一概念，泛指现移居以色列，原居住在俄罗斯帝国^①及其附属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犹太人。在他们移民前，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段，按其原住国国别进行称谓，如俄国犹太人、苏联犹太人、俄罗斯联邦犹太人等，而在整体叙述时统称为俄罗斯犹太人。述及他们散居或移民于北美、东西欧、中亚等地时，则采用学界目前通用的称谓，统称为俄罗斯犹太移民。

俄裔犹太移民定居以色列后，其根本利益乃是保障自己在现代犹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通过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俄裔犹太移民的这种利益观念反映在以色列国内事务上，就是积极争取与其最大移民群体地位相符的利益保障机制和政策制定话语权；反映在以色列对外关系上，则是支持政府竭力保护既得资源、争取更多利益，反对向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做出让步。

是俄罗斯犹太人中寄居时间最长的群体之一，其犹太特性的保存程度较高。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后，部分犹太人经克里米亚移居到格鲁吉亚，因此得名“格鲁吉亚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吞并高加索地区和格鲁吉亚后，格鲁吉亚犹太人成为其境内犹太人群体的组成部分。语言以格鲁吉亚语为主，主要聚居区为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据1989年统计，以上各国的格鲁吉亚犹太人分别为1431人、1172人、2107人、186人。以色列国内有部分格鲁吉亚犹太移民。详见：Евреи грузинские,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EB/OL]. <http://hronos.km.ru>.

① 因其统治者自称沙皇，故在习惯上称为沙皇俄国。

俄裔犹太移民认为，一旦以色列政府在对巴和谈中退缩，撤离被占领土，放弃戈兰高地，现分散在阿拉伯邻国的巴勒斯坦难民必将大量涌入巴勒斯坦地区，不仅对现代犹太国家的民族结构、犹太特性、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犹太国家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将急剧减少，俄裔犹太移民的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也势必恶化。因此，这一移民群体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边界划定、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以巴冲突的核心问题上的态度始终极为强硬。

同时，由于拥有足以影响议会选举结果的庞大选民基础，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政坛和政党结构的变化影响甚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以色列历次大选中胜选执政或参政的政党，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主要政党都不得不顾及这一群体的实际需求，把他们的利益视作以色列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俄裔犹太移民在以巴冲突中所持的强硬立场，已经对以色列中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以色列政坛变化频繁，但历届政府始终没有在中东和谈的核心问题上做出妥协，无疑与俄裔犹太移民在以巴关系上的态度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俄裔犹太移民通过左右以色列中东政策、牵制着中东局势的发展，已成为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变数。

一个移民群体对移居国政策和地区局势的影响如此举足轻重，是当今世界很罕见的一个案例。他们的价值观念不仅内化成移居国的政治文化，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该国内外政策的走向。当前，无论是外交界人士还是学术界专家，在破解中东和平困境的过程中，都必须重视这个移民群体的存在和作用。

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也颇具特色，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出现的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潮。这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建构，对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群体的形成及其对以色列内政外交的影响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研究，当然不能脱离对其母体——俄罗斯犹太人的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如沙俄时期与苏联时期、苏联前期与苏联后